

谱写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》《十五的月亮》等经典旋律的作曲家铁源，一生用飞扬的音符礼赞祖国、歌唱军营——

七个音符一个“班”

■焦凡洪

今年90岁的文艺老战士铁源，一大早就带领他的兵“出操”了。他说自己永远是一个“班长”，领导的“兵”是7个既亲密又神秘的音符。满头飞雪的老兵挺着笔直的腰板、迈着坚实的步伐行进，那些可爱的“音符小战士”也欢跳着在他心中奔涌而来……

早餐后，铁源坐到键盘前。他要在音乐操场上给音符排兵布阵。他的音乐创作都是在电脑上完成的，有时也在智能手机上处理素材。到目前为止，他共创作歌曲、舞曲、戏剧影视音乐等1000多部（首），有30多件作品在全国全军获奖。由他作曲的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》《十五的月亮》《望星空》等歌曲成为经典，久唱不衰。

从2017年起，铁源又做出一个令人敬佩的举动：陆续将自己保存的创作手稿、音乐总谱和书籍、书信、照片等4690件珍贵档案资料无偿捐献给沈阳市档案馆。他说：“新中国成立前，我是个苦孩子，只读完小学。是党和军队把我培养成一名音乐工作者。在工作岗位上，组织给我记一等功1次、二等功1次、三等功2次。我的一切荣誉都是党给的，我要把一切创作成果用来服务官兵、奉献社会。”

“阵地转移”

铁源原名石铁源。1932年春节刚过，他哇哇哭叫着降生在大连这块被日本鬼子侵占的苦难土地上。他刚满半岁时，父亲石玉馨因贫病交加去世，母亲周武贤带着他和两个哥哥、一个姐姐艰难生活。母亲目不识丁，但懂得文化的重要。在石铁源长到上学年龄时，母亲克服困顿送他读书，使他在学校识字的同时爱上音乐、学会识谱。星期天、寒暑假，哪里有办红白喜事的，他都跑去看，因为在那里经常能听到或喜庆或悲伤的喇叭声。

1947年冬，15岁的石铁源参加革命，先是被分配在旅大地区公安部队政工队工作，后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旅大公安总队政治部宣传队当宣传员。宣传员也是战斗员，要求一专多能。为此，石铁源吹过大号、中音号，拉过小提琴，当过乐队指挥，以乐器为武器在宣传文化阵地上冲锋。音符变换着各种姿势，排列成各种阵势，呐喊着与他共同战斗。

1955年，石铁源被选调到原沈阳军区政治部歌舞团乐队担任小提琴手。走上专业文艺岗位使他认识到，自己的业务既需要“专”，更需要“精”。他钻研细研乐理知识，把休息日当成工作日。团里每天有两个小时自由训练时间，他就利用这一空当骑自行车到沈阳音乐学院听课，每日在学校教室和团排练室之间奔波。有一天他着急赶路，一边飞快骑车一边在脑子里构思旋律乐谱，结果连人带车摔倒在路旁，自行车前轮撞成了麻花状，他只得扛着车往团里赶。人骑车变成“车骑人”，引来很多好奇“观众”……

音乐学院的老师根据石铁源的自身条件和音乐潜质，建议他由主攻小提琴专业改学作曲专业。这是一个大跨度的“阵地转移”，既需要信心，又需要勇气。战士就要敢挑战，越是困难越向前，他更加广泛地涉猎音乐理论。当时在音乐学院学习一门课程每月要交10元学费，他连报了“钢琴”“和声”“复调”“作品分析”等4门课程，学费成了他不小的经济负担。老师看他学习用功，将学费全免。

团里开始安排石铁源为舞蹈谱写音乐。他先后创作了《鸭绿江之歌》《当我成为战士的时候》等舞蹈音乐作品，受到广泛好评。他也由团乐队演奏员变成创作组创作员。

意外“中奖”

从看着谱架用乐器放飞音符，到在谱纸上“调兵遣将”，让音符焕发新的生命光彩，石铁源的创作达到痴迷程度。为谱写一部舞剧的主题音乐，连续“开夜车”的他一天早晨吃饭时还在心里踱步音阶，光伸筷子不夹菜。孩子催促他：“爸爸，快吃饭呀！”恍惚中，他猛一咀嚼，忘了一双空筷含在嘴里，“咔嚓”一声，下正门牙、下侧门牙两颗牙齿被咯断，满嘴是血……这一撞击反倒刺激了他的创作灵感，在跑医院治牙期间，他啃下了这段音乐创作的硬骨头。

1964年，为配合部队开展的争创先进连队活动，原总政治部文化部发出通知，在全军为《四好歌》征集创作曲谱。这首歌的创作者是时任总政治部主任肖华，肩扛中尉军衔的石铁源向团领导请战，要求参加曲谱创作。在这之前，他在团里的创作仅限于舞蹈音乐、歌曲创作对他而言还是一个新阵地。

石铁源自参加革命工作接受的就是连队化管理，来团里后又经常下连蹲班，与战士一起摸爬滚打，对歌词所反映的连队生活有切身感受，加之他在创作上没有“条条框框”的限制，很快就写出曲谱。经年轻创作员覃钊邦修改，参加了全军曲谱创作征集大赛。

就像战争年代战士只想痛快打仗、不在乎战后的评功评奖一样，石铁源交稿后就忘了这事。全军那么多著名作曲家，仅本团就报送了6份曲谱，他们无名小辈的作品哪有可能入选？他清楚地记得，1964年12月28日，创作组组长告诉他，1965年1月2日上午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公布这次征集作品的评选结果，同日的《解放军报》将刊登这首歌的歌词并向全军推荐。

这一天，石铁源早早地守候在收音机旁。10点钟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播出他久等的消息，入选曲目作者是：铁源、钊邦。当初在作品署名时，在作曲者一栏，他与同伴都把姓氏省略。这首歌曲蓬勃昂扬，部队官兵越唱劲头越足。

意外“中奖”给了铁源巨大动力。他再下部队时，官兵们称他“铁老师”，团里战友喊他“老铁”。之后一段时间，他又创作了《我为伟大祖国站岗》（与钊邦合作，魏宝贵词）《师长有床绿军被》（与关锡昌合作，魏宝贵、郭大为词），在军内外广为传唱。他说：“我就是铁了心一辈子给官兵写歌，用音乐为部队服务。”

“桃花”盛放

1980年冬，词作家郭大为和魏宝贵将一首歌词交给铁源，希望将其谱成一首抒情的独唱歌曲。此时的铁源，正处于创作的“冰封期”。改革开放后，人们对歌曲的审美情趣发生很大变化，再用过去的老腔老调写歌，演员不愿唱，观众不爱听；而一些所谓的时髦音乐，又与军营的氛围和军人的情感格格不入。怎样在歌曲创作上冲破“冰层冻土”的禁锢？铁源在奋力求索。

当晚，铁源回家在温馨的灯光下打开歌词。“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”，好美！歌词中生动形象的语言、亲切朴实的情感深深打动了他的心，勾起他对同样盛开桃花的辽南故土的向往。同时，他下部队体验生活时目睹的一个个动人情景也闪现在眼前：

在偏远山区风雪交加的晚上，一位在山顶执勤的战士为防止被狂风卷到山下，竟用背包绳把自己系在一棵大树上。铁源心疼地问：“你这样不难受吗，不怕冻僵吗？”战士说：“想想山下正在酣睡的乡亲，我感到身上

暖和、心里舒服。”

在北疆边陲严冬的早晨，铁源在营房刚起床，恰好碰见一队在雪野执行夜间潜伏任务的官兵返回营院。他们的衣帽成了冰雪铠甲，连睫毛都挂满白霜，俨然是一个个“雪人”。他眼睛发热地问候大家：“你们辛苦了！”官兵们说：“没事儿，铁老师。”“只要这边境是安全的，我们吃苦受累都心甘情愿！”想到这些，歌词在铁源心中产生强烈共鸣。是夜，他就写出曲子的一稿。这一稿是以通俗手法、运用时兴音调和节奏谱成的，尽管在征求意见时得到一些同志的肯定，但铁源总感到少了一种当代军人的独特精神韵味。于是，他又下部队采风。

在一个连队的周末晚会上，铁源看到一个节目：来自天南海北不同民族的战士，以不同的曲调赞美自己的家乡，都为改革开放以来家乡的发展变化而自豪。铁源想，这些战士的家乡连在一起不就是祖国吗？正是这首歌词蕴含的主题！他把原稿彻底推倒，重新从熟悉的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的民间音乐中提炼素材、营构旋律，通过表现战士对家乡的眷恋彰显对祖国的热爱，抒发当代军人的忠诚信念和豪放情怀。

此曲完成后，经本团歌唱家董振厚首唱，立刻得到广大指战员喜爱，东北的座座军营里到处回响着“桃花歌谣”。1984年春节，歌唱家蒋大为在央视春晚演唱了这首歌，使“桃花”开遍神州大地……

“明月”情深

“桃花”香飘大江南北，铁源并未陶醉，他清醒地感悟到：军营既需要铿锵有力的队列歌曲，也需要轻松优美的抒情歌曲；人民群众和子弟兵的心是紧密相连的，只要让音符在丰厚的生活沃土上生长，紧跟时代飞翔，就能奏响社会共享的壮丽乐章。

1984年春天，铁源与原北京军区诗人、词作家石祥，原总政歌舞团作曲家徐锡宜等参加由《解放军歌曲》编辑部组织的创作组，到驻守河北的一支英雄部队生活和创作。他们在官兵中以“连队战士喜欢什么样的歌曲”为题，召开了座谈会。大家踊跃发言：“我们战士喜欢动情的、好听的歌。”“我们战士一不怕苦、二不怕死，但也是血肉之躯，也有喜怒哀乐，那些矫揉造作的调子我们不喜欢。”一位四川籍干部说：“干脆给我们写一首赞美军人妻子的歌吧！”他的妻子在农村老家既要照顾年迈双亲，又要教育抚养孩子，还要种责任田。但她从不叫苦叫累，还写信鼓励丈夫在部队安心工作。这样的军人家属不值得赞美吗？官兵朴实而坦诚的话语如歌谱的“重音”，敲击着艺术家们的耳鼓，拨动着铁源的心弦。

几天后，石祥给铁源念了一首词的草稿，标题叫《十五的月亮》。铁源听了歌词大意后，一拍大腿：“这首词我订了！”接到《十五的月亮》定稿后，铁源彻夜难眠。一轮明月映照着一对对军人丈夫和妻子，铁源的脑海不停翻腾，平时了解的一些军人和家属的事迹也随之涌来，渐渐地“他”和“她”浓缩成两个典型形象，这就是当时引起全国轰动的中篇小说《高山下的花环》中的连长梁三喜和妻子韩玉秀。铁源也由此从沂蒙山区的音乐素材中捕捉到主题音乐的形象，经提炼升华，形成了融民族特色、军营特色与时代特色为一体的谱章。后经合作者徐锡宜修改润色，使这一音乐的“圆月”更加完整鲜明。

《十五的月亮》在舞台上一经“升起”便风靡全国，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品。1985年，国家文化部和共青团中央等单位在全国组织举办“当代青年喜爱的歌”评选活动，《十五的月亮》与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》同获一等奖，“月亮”荣登6首一等奖作品的榜首。

“星空”璀璨

《十五的月亮》在全国唱响后，铁源接到很多部队官兵、军人家属和地方群众来信。其中一封信是这样写的：“我是军人的妻子，在医院工作，又有一个孩子，整天忙累，心情不好，曾和爱人发生过争吵。当我听到《十五的月亮》时，心情很激动。我感受到军人妻子的责任之重。”一位军人的来信这样写道：“铁源同志，我们早就熟悉您的名字，您把发自肺腑最美的音符倾注给战士和人民，激励着我们奋发前进。”铁源把这些信件看作是对自己创作的最高奖赏，鞭策他带领“音符小战士”重整行装再出发。

丈夫为妻子捧出一轮“月亮”，妻子对丈夫的情感也化作一种艺术形象表达出来。铁源萌发了再写一首妻子唱给丈夫的歌的想法。1985年8月下旬，他去祖国大西北采风，途经北京见到石祥。这对歌曲创作的老搭档一碰面，石祥就把已经写好的一首词《望星空》读给铁源听。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，两位艺术家不谋而合想到一起！

采风期间，铁源白天参观，夜晚顶着满天星光思考，打腹稿，于9月中旬在大漠敦煌创作出这首歌的曲谱。在歌曲定稿的稿纸上，他写下这样一段话：“我之所以用这种情感和风格写出这首妻子唱给丈夫的歌，是想把它作为《十五的月亮》的姊妹篇。”

《望星空》在军营内外光芒四射。根据一些同行和指战员的意见，铁源又将其与《十五的月亮》的曲谱作了完善补充，使两首歌曲既能独立演唱，又可合二为一进行男女对唱，从而使“月亮”与“星星”交相辉映。

2000年，铁源离休。他虽然脱下心爱的军装，但仍指挥7个“兵”战斗，为干部战士写歌。他说：“生命不息，创作不止！”离休后，他又创作歌曲数百首。其中一首歌颂党的歌曲《你的名字》（吴善翎词），他先后修改打磨5个年头，获得辽宁省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。为庆祝党的百年华诞，铁源创作了《党旗飘扬》（李幼容、赖玉词）《西柏坡告诉我》（季新山词）等歌曲，在网络平台嘹亮传唱。

文艺老兵斗志昂，晚霞飞舞战歌亮。在新的历史起点上，铁源又带领他的“音符部队”威武列阵，踏响的将是更加壮美的旋律。



音符的力量

■铁源

一个时代的记忆总会被歌声一遍遍点亮。伟大时代需要激昂旋律，英雄军队需要战斗歌声。

军歌声声，唱出无所畏惧的朝气、所向披靡的力量。军歌里有信仰，饱含坚定、坚强、忠诚，并随着时代的步伐将其强大力量释放出来，激励和鼓舞一代又一代保家卫国的军人和那些崇尚报国之人。

我是在解放战争中走上战地文化岗位的，和平时期一直坚守在军事文艺阵地，离休后以笔杆作枪杆，用飞扬的音符歌颂党和祖国、赞美部队官兵、展现新时代强军风貌。每一个音符的谱就，都是从笔端流出的心声。

我经历过黑暗社会的苦难，从小两耳灌满父老乡亲生活的悲鸣；我目睹了中国人民翻身做主人，看到改革开放给老百姓带来的笑容。我曾在战火硝烟中用鼓号和着军号轰鸣，在演兵场与战士一起摸爬滚打，在边境战事中用乐谱记录隆隆炮声。我理解人民军队的宗旨，懂得战士为什么可亲可爱可敬。礼赞祖国、歌唱军营、热爱人民是我创作的主题。主题永恒，但在各个时期又蕴含不同的精神内容，我不断地用新的视角去认识它、感悟它、反映它，防止空洞化和模式化，力求使主旋律音乐创作常写常新、常咏常新。

音乐、歌曲等作品是唱给官兵听、演给人民群众看的，也应让大家爱唱能演。我曾在创作中不断总结反思——为什么一些曲子下了很大功夫，却没有达到理想效果？听（观）众给出了答案：技巧太多，不动人；为什么有的曲子曾流传一时，过后却音消声散，一些干部战士说：通俗有余，艺术不足。为此，我努力探索作品思想性、艺术性和群众性的统一，这也是我终生践行的创作目标。

我这一辈子只有7个“兵”，在它们身上倾注了火焰般的热情。著名作曲家沈亚威说过，有时一首歌比一千发炮弹的威力还强。这就是音符的力量。

制图：唐硕

桃花星空映月亮
官兵唱兵战歌壮
铁源
2022.6.20.

图①：90岁的铁源畅谈曲谱创作。刘庆祝摄
图②、图③：歌唱军歌、倾听建议，铁源与战士心连心。铁源提供
图④：每一个音符，都是从老兵笔端流出的心声。刘庆祝摄
图⑤：文艺老战士铁源深情寄语。

